县域银行网点布局与农村信贷资金流动

莫 媛[1,2]，沈坤荣[1]

（1. 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 南京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在市场准入制度变迁背景下，以江苏省为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分析了县域银行网点布局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县域本地银行网点的增设提升了农村贷款市场竞争度，显著增加了农村信贷资金的净流入；分机构而言，股份制银行和准入新政前的大型银行倾向于通过新增网点转移本地资金，表现为抽水机效应，而县域法人银行、准入新政后的大型银行增设网点则表现为引水渠效应；分地区而言，经济发达县域银行网点的增设形成了市场内部的同质化竞争，引致农村信贷资金的抽水机效应，而经济欠发达县域银行网点的增设形成了市场内部的差异化竞争，体现为信贷资金的引水渠效应。

关键词：市场准入；县域银行；农村金融；信贷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0)03－0011－13

充足的金融资源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根据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各类涉农银行业机构回归本源是农村金融工作的着力点。然而，据抽样统计[1]，2017 年末东部发达地区农信社存贷比为 67%，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存贷比更低，仅 37.8%，表明农村信贷资金是外流的，且欠发达地区资金外流问题更严重。

张杰[2]认为金融体制中竞争因素和激励机制的“短缺”不可能通过大量设立商业银行和创造金融市场的方法来弥补。资金流动是形成总体资金均衡收益率和统一的金融市场的必经阶梯，金融资源的向外流动本身就是在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进程作实质性的贡献。贾春新等[3]却指出，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有利于银行争夺、控制和配置金融资源。截至 2017 年末，在机构网点方面，我国东部地区占比最高，为 40.3%，中部和西部地区次之，分别是 23.9% 和 26.5%，东北地区最低，仅 9.3%。在涉农贷款方面，我国东部地区占比仍为最高，达 44.4%，中部和西部地区次之，分别是 22.2% 和 26.3%，东北地区最低，仅 7.1%①。可见，银行网点的地理分布几乎决定了涉农贷款的分布。

那么，在“互联网金融服务在城市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但在农村见效甚微”[4]的背景下，县域银行网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介入了何种性质的交易，形成了什么样的市场联系？县域银行网点是充当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抽水机还是引水渠角色？其传导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科学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为政府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不同类型银行和不同经济水平的农村地区网点的比较研究，探寻县域银行网点布局与农村信贷资金流动关系的规律。

收稿日期：2019－12－30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0.03.00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19SJA0266)；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9M661802)

作者简介：莫 媛(1986—)，女，江苏江都人，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E-mail：moyuan@nufe.edu.cn

①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2018》中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一、县域银行网点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影响的研究分歧

著名的"卢卡斯之谜"描述了国别研究中资本流动的非逐利特征,Boyreau - Debray& Wei[5]利用中国省域数据对此特征做了进一步验证,对我国东中西部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6]。目前对此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研究中遗漏了对经济结构有影响的基本要素,如技术差异、遗漏的生产要素、政府政策和制度结构等[7]。二是资本市场的缺陷,主要指主权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欠发达地区由于市场机制成熟度、政局稳定性等禀赋条件相对较弱,导致资本要素源源不断流向发达地区[8]。三是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在银行领域表现为阻碍非本地银行进入,本地银行系统不成熟或者银行垄断都可能导致当地信贷约束[9]。王守坤[10]基于省区样本研究认为分割市场的干预政策是政府间博弈的一个占优均衡。

与之相比,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主体能否进入、是否合法,则是政策安排的结果。随着农村金融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与价格渠道和财政渠道外流资金相比,银行类金融机构是近年来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11],信贷资金的流出加剧了农村资本的短缺。因此正规金融组织是影响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直接原因。针对银行网点与县域资金流动的关系问题,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增设银行网点有利于信贷资金的本地投放。银行间的竞争主要是通过各地的分支机构展开,银行网点的增设能够促进金融市场的竞争,进而推动金融市场的完善和经济的增长[12],具体表现在银行贷款质量的提高[13]、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化[14],以及农村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产品附加值的上升等方面[15]。田杰[6]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例,指出其主动放款能够抑制本地农村资金外流,且具有示范效应。王修华等[16]发现县域金融机构数量增加后,整体县域资金外流的现象并不明显,而农户资金获得提升的现象明显。吴雨等[17]同样发现县域银行网点增加对家庭获得正规信贷具有促进作用;家庭所在县(区)每万人银行网点数增加1个,家庭受信贷约束概率下降3.7%。贾春新等[3]认为我国银行分支机构是外生的金融发展变量,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变化是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天然实验。他们以国有银行为例,发现银行竞争提高了投资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并通过东中西部的分样本研究进一步指出银行分支机构的增减对银行竞争格局的边际影响存在区域差异,银行分支机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中西部显著弱于东部。这为本文考虑资金流动特征的地区差异提供了思路。

第二种观点,增设银行网点会加剧农村资金外流。银行网点是配置货币资金的一种组织资源,金融资源的流动主要依靠跨区域经营的金融机构在其内部进行统一调配而实现。谭燕芝等[18]基于2005—2012年县域经济和新增网点数据,发现新增金融机构对资金外流的影响约占金融机构资金外流总影响的48%,估算得到农村金融机构每新增一个网点,当期人均资金外流增加4.8~6.2元,次年继续增加5.2~9.0元。从审批制度看,很多涉农金融机构将吸收的存款大部分通过本银行系统上存至总行,使得资金脱离本地乃至农业领域[19]。即使是成立了三农金融事业部的农业银行,由于贷款审批团队仍建在省级和地市级,与农村一线距离较远,所以也未能全力推动涉农业务的发展[20]。从业务设置看,程郁[21]指出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涉农贷款虽有增加,但仍是农村信贷资金净流出的最主要渠道,农村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扩张也增加了资金流出。从集群效应看,商业银行与农信社在网点布局时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效应[22]。原先某地区银行网点越多,就越能吸引其他银行来该地增设网点。

综上所述,围绕县域银行网点扩张对农村资金流动影响的问题,根据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

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分歧。首先，县域银行网点的设置兼具了准入政策设计和逐利市场机制的双重特征，如果研究对象仅为一类银行或某几家银行，往往容易忽略上述双重特征。其次，农村信贷资金流动是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伴随着农村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信贷资金流动在不同时期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动态特征。现有研究大多数采用常规面板数据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容易忽视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动态特征。鉴于此，本文拟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下文简称 GMM）研究不同类型银行、不同样本期间县域银行网点布局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影响的异质性，以期更全面地厘清县域银行网点布局对农村资金流动的作用机制。

二、研究假说与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说

在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实施前后，我国农村银行业网点布局经历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收缩合并转向增设扩张的过程。综合现有文献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的假说。

“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生集聚演化后，将形成以制造业为“中心”和以农业为“外围”的生产模式，银行网点设置往往也会形成城乡空间分布上的“中心—外围”结构。根据谭燕芝等[18]地域匹配结果，截至 2015 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总数达到 216839 个，其中县域农村网点数占比高达 80.17%，而城市网点数占比仅 19.83%。汪小亚[23]指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背景下，农村大量农业剩余和资本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其中，资金的输送主要是通过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完成的。截至 2015 年，大型商业银行的县域网点数占县域银行网点总数的比重虽然仅为 27.14%，但占其全国网点数比重却高达 70.17%。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1：整体而言，县域银行网点是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即县域银行网点的增设会引起农村信贷资金净流出规模的增加。

公共利益论认为，政府管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能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达到帕累托改进。金融体系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由于银行业存在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及内在不稳定性等问题，政府规制非常必要[24]，其中准入规制是最为重要的规制方式之一。从 1999 年起，多地将原农村信用社①县（市）—乡（镇）二级法人体制改制为县（市）一级法人体制，业务经营也是严格按照县级行政区划分割。这种对业务地理范围的限制使得农信社可以在县域范围内调剂和集中使用资金。《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则明确要求村镇银行不得发放异地贷款。谭燕芝等[25]研究指出，“农村类”金融机构由于扎根县域，其具体的政策制定会依据地方的经济特点，更多地发挥了服务三农主力军作用，而“商业类”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服务工业企业等规模客户。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权限的集中上收、邮政储蓄银行批发贷款的授信模式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资金集中的管理制度引发诸多质疑。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本地法人银行增设网点有益于扩张本地市场份额，抑制资金外流；非本地法人银行网点则由于逐利动机倾向于转移本地资金。

在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方面，Patrick[26]提出供给领先型和需求追随型两种发展模式。供给领先型强调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需求追随型认为金融发展只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发展模式占主导，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逐渐占主导。林毅夫和姜烨[27]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匹配性的

① 本文沿用了农村信用社这一概念，指农信社系统，包含一级法人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产权组织形式，下文简称农信社。

角度分析了银行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而言,要素禀赋结构与要素价格是不一样的,经济的资本密度应该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如果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起阻碍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经济发达县域银行网点的设立促进了信贷市场竞争,提高了信贷可获性,从而减少了信贷资金的流出;相反,经济欠发达县域银行网点的设立增加了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从而加剧了信贷资金的流出。

(二)模型设计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自由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的假设下认为:根据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在资本有效配置的市场中,资本应从边际产出低的地区流向边际产出高的地区,使得地区之间资本边际产出趋同,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达到均衡。因此,如果没有制度障碍和政策调整,地区资本应遵循市场逐利机制实现最优规模。

$$NF_{it} = c + \beta_1 \times GDP_{i1} + \beta_2 \times MPK_{it} + \mu_i + t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1)式中,NF_{it}为 t 时期 i 县的信贷资金净流入相对规模,以信贷资金净流入绝对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比值来表示;GDP_{i1}表示样本 i 县的初始禀赋,选用样本初期地区生产总值予以控制[5];MPK_{it}表示 t 时期 i 县的资本边际产出,μ_i 表示 i 县的个体效应,t_t 表示年份的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

参考贾春新等[3]的思路,更多的银行分支机构进入县域金融市场,自然会形成竞争。如果网点数量的增加仅仅是通过增强竞争的方式影响资金流动,那么农村信贷资金流入只是出于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引入市场竞争度的变量后,若网点数对农村信贷资金净流入的影响仍然显著,则说明现实依赖第二条路径。在(1)式的基础上,我们引入关键变量银行网点数和其他控制变量。

$$NF_{it} = c + \beta_1 \times GDP_{i1} + \beta_2 \times MPK_{it} + \beta_3 \times Outlet_{it} + \beta_4 \times Comp_{it} + \beta_5 \times Contl_{it} + \mu_i + t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2)式中,$Outlet_{it}$为 t 时期 i 县的银行网点数量,$Comp_{it}$是 t 时期 i 县的银行市场竞争度,用赫芬达尔指数 HHI_{it}的相反数来表示,$HHI_{it} = \sum_{j=1}^{n} \left(D_{ijt} / \sum_{j=1}^{n} D_{ijt} \right)^2$,其中 D_{ijt}指 t 时期 i 县 j 银行的贷款(存款)余额。当市场处于完全垄断状态时,HHI = 1;当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HHI = 1/n。$Contl_{it}$表示 t 时期 i 县的其他控制变量,余壮雄和杨扬[28]指出区域间的资本流动一方面受到追逐利润的市场力量的支配,另一方面也受到政府投资、国家银行政策性资金分配等政治力量的引导,因此,本文控制变量选择农业比重、政府经济行为、利率市场化水平和法律信用等因素。现实经济活动中,农村信贷资金流动应是以动态形式存在,即当期信贷资金的流动趋势不仅受制于当期各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其往期的持续性影响。(2)式进一步改进为:

$$NF_{it} = c + \beta_0 \times NF_{i,t-1} + \beta_1 \times GDP_{i1} + \beta_2 \times MPK_{it} + \beta_3 \times Outlet_{it} + \beta_4 \times Comp_{it} + \beta_5 \times Contl_{it} + \mu_i + t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3)式为动态面板模型。黄惠春和杨军[29]认为,在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限制后,县域农村金融市场结构是由金融机构竞争行为和绩效所决定,并非外生于政府的政策主张,鉴于此,本文认为县域银行网点数与农村信贷资金流动规模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县域银行网点数为潜在的内生变量。考虑(3)式中存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遗漏变量及潜在内生变量,本文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估计,以解决 OLS 和固定效应估计参数的有偏性和不一致性问题,并减轻内生性问题的影响[30]。GMM 估计包括一步法和两步法,由于两步估计参数的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所以一步估计法常应用于经验研究,本文选择一步系统 GMM 估计法。

三、县域银行网点布局对农村资金流动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江苏省从南到北经济发展水平呈梯状分布，县域之间经济结构差异明显，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基本相似。本文选取江苏省的 37 个县（市）[①]为样本，样本期间为 1997 年至 2015 年，符合农村金融改革的渐进过程。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调查统计及《江苏省统计年鉴（1998—2016 年）》。

本文选用信贷资金流动规模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信贷资金流动水平，资金流入占比与资金流出占比之差反映资金净流入的相对规模。首先，对样本县（市）银行网点数及资金流动占比逐年取均值，观察银行网点数与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逐年变化趋势（见图 1）。整体来说，农村信贷资金流入占比和资金流出占比均呈现增长趋势，且流出规模大于流入规模，即农村信贷资金近年来持续处于净流出状态。资金净流入相对规模和银行网点数均值变化趋同，呈现出样本前期下降而后期回升迹象。分机构看，本地法人银行网点数相对稳定，股份制银行网点数和大型银行网点数则呈现出先降后升趋势，尤其是 1998 年至 2006 年期间，大型银行网点数明显减少[②]，整体趋势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的变迁历程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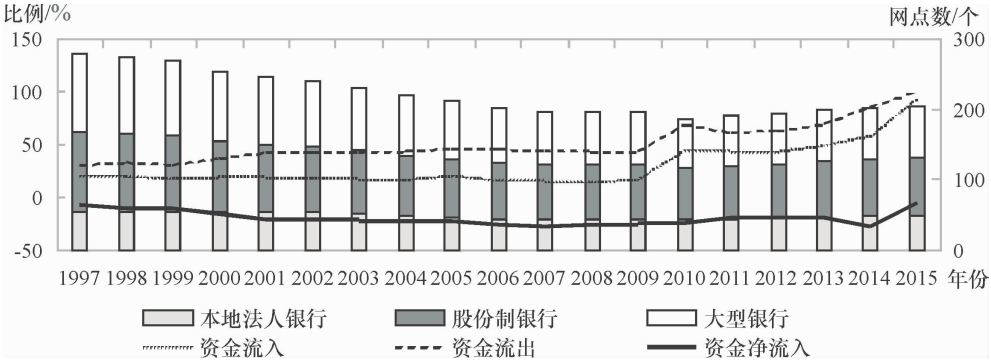


图 1　全体样本县银行网点数与信贷资金流动趋势

接着，分别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银行网点数及资金流出（入）占比逐年取均值，考察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信贷资金流动趋势的差异。本文设定经济发达地区为苏南县域，经济欠发达地区为苏中和苏北县域。图 2 显示，一方面，无论是资金流入还是资金流出，欠发达地区资金流动的相对规模比发达地区都高，但是，欠发达地区资金净流入相对规模却比发达地区少，揭示了样本期间欠发达地区存在信贷供给和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银行网点数少于发达地区，但离散程度更大。样本中欠发达地区银行网点数均值为 176 个，发达地区银行网点数均值为 343 个，欠发达地区银行网点数均值为发达地区的 51.31%，但其变异系数却是发达地区

① 苏南地区的江阴市、宜兴市、溧阳市、常熟市、张家港市、昆山市、太仓市、丹阳市、扬中市和句容市等 10 个县（市）；苏中地区的海安县、如东县、启东市、如皋市、海门市、宝应县、仪征市、高邮市、兴化市、靖江市和泰兴市等 11 个县市；苏北地区的丰县、沛县、睢宁县、新沂市、邳州市、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洪泽县、金湖县、响水县、滨海县、阜宁县、射阳县、建湖县和泗洪县等 16 个县（市）。

② 1998 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落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8］425 号），该通知提出的方案对四大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撤并提出具体要求：人均存款 50 万元以下的营业网点全部撤销，50～100 万元的营业网点部分撤销，100～150 万元的营业网点合并。

的两倍。鉴于此,本文推测欠发达地区银行网点布局受准入规制的影响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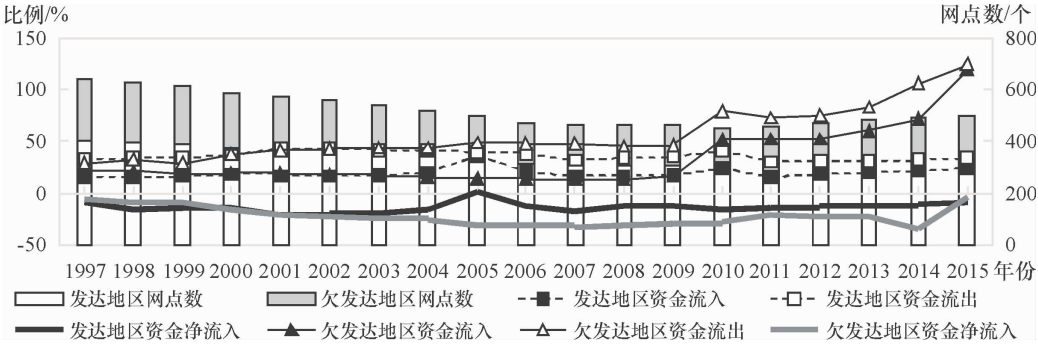


图2 分区域样本县域银行网点数与信贷资金流动趋势

(二)实证结果

图1和图2是仅对银行网点数与信贷资金流动规模两变量趋势的初步分析,为更准确评价两者的关系,还需结合实证模型进行进一步估计。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资金净流入	信贷资金净流入规模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万元	-0.216	0.721
初始禀赋	1997年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以1990年为基期)对数形式/元	7.851	0.494
资本边际产出	采用永续盘存法[31]计算	0.128	0.071
银行网点数	样本县(市)银行营业网点合计数对数形式/个	4.780	0.519
本地法人银行网点数	农信社和村镇银行网点数对数形式/个	3.760	0.457
股份制银行网点数	除本地法人银行和大型银行以外的县内银行网点数对数形式/个	0.808	0.879
大型银行网点数	工农中建交及邮储银行网点数对数形式/个	4.261	0.621
存款市场竞争度	1减去存款市场的赫芬达尔指数	0.808	0.075
贷款市场竞争度	1减去贷款市场的赫芬达尔指数	0.785	0.056
农业比重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0.183	0.125
政府经济行为	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0.096	0.063
利率市场化水平	平均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差/%	3.245	0.275
法律信用因素	进出口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0.226	0.430

依据上述思路,本文采用Stata软件运用系统GMM估计法检验县域银行网点布局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影响。表2中AR(1)和AR(2)检验显示残差序列的差分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Sargan检验显示,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模型1至模型4是全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模型3分别检验县域贷款市场竞争度和存款市场竞争度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影响差异;模型4是分银行类型的研究,将县域银行分解为本地法人银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检验不同类型银行网点数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影响差异;模型5至模型8是分时期的研究,以2006年底实施准入新政为依据,将样本划分为1997—2006年和2007—2015年两段时期;模型9至模型12是分区域的检验,以经济发达程度为依据将样本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模型5至模型12也可以看作是对全体样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根据表2回归结果,银行网点数和市场竞争度变量系数显著性和方向不完全相同,但大部分显著的控制变量符号基本一致,这也是对全体样本所得结论稳健性的佐证。

表 2　县域银行网点布局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模型 1（全体）	模型 2（全体）	模型 3（全体）	模型 4（全体）	模型 5（1997—2006 年）	模型 6（1997—2006 年）
资金净流入滞后一期	0.316**	0.323**	0.587***	0.465***	0.693***	0.458
	(0.146)	(0.142)	(0.178)	(0.172)	(0.266)	(0.311)
初始禀赋	−1.429***	−1.338***	−2.021***	−2.226***	0.598*	0.547*
	(0.474)	(0.478)	(0.580)	(0.572)	(0.322)	(0.314)
资本边际产出	−1.490***	−1.487***	−1.040**	−2.091***	−0.006	−0.769*
	(0.377)	(0.378)	(0.496)	(0.453)	(0.164)	(0.454)
银行网点数	1.097***	1.005***	1.424***			
	(0.331)	(0.340)	(0.379)			
本地法人银行网点数				0.904*	0.254*	0.343***
				(0.468)	(0.135)	(0.128)
股份制银行网点数				−0.171***	−0.058*	−0.080**
				(0.050)	(0.033)	(0.032)
大型银行网点数				0.857***	−0.428**	−0.564***
				(0.313)	(0.217)	(0.207)
存款市场竞争度			−0.718**			
			(0.337)			
贷款市场竞争度		0.723*		0.977**		1.294**
		(0.414)		(0.487)		(0.624)
农业比重	−1.308*	−1.111	−2.536**	−2.912***	0.869	0.850
	(0.771)	(0.779)	(1.057)	(0.904)	(0.666)	(0.674)
政府经济行为	0.393	0.615	−0.243	0.387	−0.354	−0.435
	(1.027)	(1.024)	(1.21)	(0.314)	(0.568)	(0.511)
利率市场化水平	0.059	0.125	0.043	−0.039	0.044	−0.020
	(0.086)	(0.099)	(0.094)	(0.119)	(0.104)	(0.112)
法律信用因素	0.253***	0.232**	0.352***	0.544***	−0.580	−0.028
	(0.096)	(0.096)	(0.117)	(0.136)	(0.047)	(0.047)
常数项	5.951**	4.838*	9.939***	10.409***	−4.170*	−4.242*
	(2.511)	(2.579)	(3.448)	(0.136)	(2.503)	(2.566)
Sargan Test	24.59	23.86	19.45	17.56	9.51	7.02
AR(1) Test	−2.19**	−2.34**	−3.14	−2.54	−2.7***	−1.9*
AR(2) Test	−0.28	−0.26	−0.02	−0.31	0.43	−0.09
Observations	629	629	627	555	222	222
样本数(个)	37	37	37	37	37	37

变量	模型 7（2007—2015 年）	模型 8（2007—2015 年）	模型 9（发达地区）	模型 10（发达地区）	模型 11（欠发达地区）	模型 12（欠发达地区）
资金净流入滞后一期	0.639***	0.534**	0.842***	0.691***	0.352**	0.477***
	(0.199)	(0.211)	(0.081)	(0.126)	(0.152)	(0.151)
初始禀赋	−2.324***	−2.249***	0.043	0.098**	−1.141*	−0.391
	(0.762)	(0.757)	(0.033)	(0.046)	(0.684)	(0707)

续表 2

资本边际产出	-8.271***	-8.679***	0.567**	0.671***	-1.831**	-1.686**
	(2.140)	(2.189)	(0.148)	(0.191)	(0.894)	(0.858)
银行网点数			-0.027*	-0.034*	0.896*	0.495
			(0.016)	(0.019)	(0.517)	(0.431)
本地法人银行网点数	2.740***	2.595**				
	(1.018)	(1.022)				
股份制银行网点数	-0.995***	-1.029***				
	(0.305)	(0.310)				
大型银行网点数	1.442***	1.564***				
	(0.392)	(0.410)				
存款市场竞争度						
贷款市场竞争度		1.892**		0.466*		0.987*
		(0.929)		(0.254)		(0.589)
农业比重	-2.785	-1.258	-0.667**	0.067	0.374	0.956
	(2.617)	(2.703)	(0.258)	(0.377)	(0.784)	(0.850)
政府经济行为	0.186	0.318	-0.338	-0.556**	0.470	2.057
	(0.451)	(0.447)	(0.246)	(0.276)	(0.402)	(1.437)
利率市场化水平	-0.799***	-0.724***	-0.057**	0.006	-0.060	0.039
	(0.256)	(0.254)	(0.026)	(0.025)	(0.124)	(0.145)
法律信用因素	0.502**	0.472**	-0.011	-0.016	0.640	0.237
	(0.199)	(0.188)	(0.010)	(0.012)	(0.650)	(0.651)
常数项	6.870	4.388	-0.052	-1.116**	4.684	-0.554
	(5.132)	(5.152)	(0.269)	(0.522)	(3.207)	(4.196)
Sargan Test	11.87	13.02	14.64	14.62	17.59	19.10
AR(1) Test	-2.32**	-1.78*	-4.24***	-3.46***	-2.24**	-3.03***
AR(2) Test	-0.46	-0.60	-1.41	0.09	-0.28	-0.03
Observations	333	333	160	90	351	405
样本数(个)	37	37	10	10	27	27

注:*、**、*** 分别表示该检验值在 10%、5% 和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

首先,整体而言,县域银行网点布局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影响是由两条路径共同作用的。与假说 1 不一致的是,新增县域银行网点并未引起农村信贷资金更大规模的流出,而是引入更多资金;同时,银行网点的增设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度,竞争促使银行以提高服务质量等方式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研究发现,模型 2 中的贷款市场竞争度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模型 3 中的存款市场竞争度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表明县域存款市场竞争度的提升显著加剧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流出,而贷款市场竞争度的提升则显著加大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流入。由此可见,如果银行增设网点目的在于完成储蓄存款任务,那么银行网点往往会通过系统内资金调度而分流大量可贷资金。1998—2001 年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后保留下来的银行网点大多仅作为吸收储蓄的机构,并不开展贷款等金融服务,造成了农村信贷资金的大量外流。相反,如果银行增设网点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大的贷款市场份额,则有助于增加市场信贷总供给,抑制资金外流。

其次，比较本地法人银行和非本地法人银行网点的作用机制，此处将非本地法人银行进一步划分为股份制银行和大型银行。一是本地法人银行，本地法人银行网点增设有助于农村信贷资金的流入，与假说 2 内容一致。以农信社为例，根据 2017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共有乡镇级区划数 39888 个，每个乡镇平均拥有 1.96 个农信系统的网点，可以说农信社网点覆盖做到了下沉至村。作为地方性法人机构，农信社借助良好的地缘和业缘优势，长期以服务三农为主要经营目标。在财务核算方面，农信社主要以乡镇和市级联社为单位统一核算，且省联社不得无偿调动农合机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资金被抽调，保证农信社资金多运用于本地。2010 年以来，监管当局也不断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当地贷款，进一步抑制了县域信贷资金的流出①。

二是股份制银行，实证结果显示，股份制银行网点的增设显著加大了农村信贷资金流出，与假说 2 内容相符。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尽管一些股份制银行纷纷进驻农村市场寻找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但是由于准入管理的规定②，大多数银行仅设立了县级分支机构，很少在村镇布点。2009 年为促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监管当局适当放宽了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③。数据显示，仅 2010 年全年城商行跨区新建了 103 家异地分支机构，截至 2011 年末城商行在长三角、环渤海以及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聚集的分支机构数量占比达 72%[32]。由此可见，股份制银行基于逐利目标，在资金的调度上出现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的现象。这与张强等[33]测算出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布局效率明显优于国有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的结果相一致。

三是大型银行，大型银行网点布局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作用在准入新政前后的表现恰好相反，与假说 2 内容不一致。在样本前期，增设大型银行网点加大了农村信贷资金净流出规模，而在样本后期增设大型银行网点则是加大了农村信贷资金的净流入规模。从 1998 年起，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大规模的机构撤并工作。以农业银行为例，从 1986 年到 1997 年，农业银行机构总数处于增长态势，从 3.79 万个增加到 6.37 万个。1998 年起，农业银行开始撤并分支机构，县域以下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由于业务规模小、人均利润低成为撤并的重点对象，高达 2.44 万个。同时，国有银行在授权授信上逐步上收和取消县市支行的贷款审批权，贷款审批权集中在总行和一、二级分行，总、分行直贷、点贷规模不断扩大。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的撤并和贷款审批权上收，以及邮政储蓄的转存制度致使基层网点“只存不贷”，一方面直接导致大量信贷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

① 2010 年中国人民银行同银监会制定印发《关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试行）》（银发[2010]262 号文）第五条指出，县域法人金融机构中可贷资金与当地贷款同时增加且年度新增当地贷款占年度新增可贷资金比例大于 70%（含）的，或可贷资金减少而当地贷款增加的，考核为达标县域法人金融机构。

② 2001 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理的通知》（银发[2001]173 号文）规定，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机构发展需与当地经济发展、市场需求相适应；拟设立网点的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城市国内生产总值（GDP）应达到 100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应达到 300 亿元。

③ 2009 年中国银监会印发了《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银监办发[2009]143 号文），“已在省会（首府）城市设有分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该城市所在省（自治区）内的其他城市再申请设立下设分行和支行，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城市商业银行在法人住所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设立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同城设立支行，不受数量指标控制”，“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优先到西部、东北等金融机构较少、金融服务相对薄弱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城市商业银行按照‘三步走’原则建立分支机构网络，即先省内、后省外，先本经济区域、后跨经济区域，最后向全国辐射”。

区,另一方面导致银农关系疏远,加深了银农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抑制了资金在当地的有效投放。在样本后期,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以及三农政策的实施,2007 年邮储银行正式挂牌,2008 年和2016 年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分别试点三农金融事业部,大型银行纷纷重返农村金融市场。截至2016 年底,农业银行在全国有 19 个省的 20 家一级分行(含宁波分行)下辖县与机构参与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试点县域农业银行的人员、存贷款占全行县域的 80% 左右,县域贷款余额达 3.18 万亿元,同比增速 11.09%,高于全行平均水平 1.47 个百分点。邮储银行共有营业网点 39927 个,其中,县域及以下网点数达 28440 个,占全部网点的 71% 以上①。结合我国大型银行的改革方案可以发现,大型银行的发展战略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息息相关,下沉经营管理和决策重心有利于强化大型银行网点对"三农"和县域业务的支持保障能力。模型 4 中大型银行网点数变量系数在整个样本期间也显著为正,本文推测,在政府干预和特殊利益的驱动下,大型银行集权式信贷管理模式会加剧农村信贷资金的外流,但是类似三农金融事业部的业务下沉模式则有利于大型银行县域网点的本地信贷资金投放。

再次,比较不同地区银行网点的作用机制。经济发达县域银行网点数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影响也属于两条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银行网点数量的增加显著加剧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流出,而贷款市场竞争度的提高却又显著抑制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流出。经济欠发达县域银行网点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影响符合第一条路径,即银行网点的设立促进了县域银行业竞争,提高了信贷可获性,减少了信贷资金的流出,与假说 3 并不完全一致。从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主体的竞争关系来看,欠发达样本地区的本地法人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大型银行网点数的结构均值从期初 19∶41∶40 转变为期末的 28∶37∶35,经历了结构性大调整。由此可见,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欠发达地区新增网点,会与原市场上的农信社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形成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了金融供给结构。对于发达地区,样本地区本地法人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大型银行网点数的结构均值从期初的 19∶41∶40 转变为期末的 19∶44∶37,结构上增加的主要是股份制银行网点,说明原本就集聚了众多股份制银行网点的发达县域,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其他商业银行仍会陆续进驻,新设网点与原有存量网点之间常常是基于原有市场、原有业务的同质竞争,新增网点仅是农村金融市场外延量的变化。毗邻经济更发达的南京、苏州等中心城市,苏南县级区域的金融资源更易被吸引和流失,当然,这也体现出整个苏南地区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市场机制成为引导区域资本流动的主要力量。

最后,主要依据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回归结果分析其他控制变量。资金净流入滞后一期变量至少在 5% 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表明农村信贷资金流动趋势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若要改变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状态是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地区初始禀赋变量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为负,但是,样本初期该变量符号为正,表明在大型银行撤并网点进行集约化经营改革的背景下,短期内资金会流向初始禀赋高的地区,但是长期来看农村县域间信贷资金流动总体上存在收敛趋势。资本边际产出变量至少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为负,说明现实中信贷资金并未完全遵循资本逐利的特性,有学者认为这是由强金融控制政策下的县域农村金融市场分割所致[31]。农业比重变量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为负,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自然灾害频繁和范围广泛等特点,农业风险极易引发信用风险,与非农部门相比,较低的农业投资收益率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极大地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支农贷款的积极性,大量农村信贷资金离农、脱农。利率市场化水平变量

① 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 2016》。

在全体样本中不显著，但是在样本后期及经济发达地区样本中显著，且为负，表明利率市场化程度越高，农村信贷资金流入规模越大。2013 年起我国贷款利率上限全面放开，更大的上浮区间有利于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农村金融机构，尤其在市场基础更完善、制度环境更宽松的经济发达地区，利率市场化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比欠发达地区更显著。法律信用因素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稳定的农村信用环境对改善农村贷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金融生态环境理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越高的地区，越能吸引资金的流入。实践证明，通过预先进行客户信用调查并预授信的方式有助于提高农村经济主体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政府经济行为变量不显著，这或许意味着农村信贷资金流动是发生于县域之间或更大范围的宏观层面的现象，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并未显著影响到农村地区的信贷资金流动。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 1997—2015 年江苏省 37 个县（市）样本，采用系统 GMM 法分析了县域银行网点布局对农村信贷资金流动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整体而言，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的增设会增加农村信贷资金净流入的规模。存款市场的竞争会导致农村资金净流出规模增加，只有形成贷款市场竞争才能抑制农村资金净流出。本地法人银行增设网点有益于扩张本地市场份额，抑制资金外流，表现为引水渠效应；股份制银行增设网点由于逐利动机倾向于在系统内转移本地资金，表现为抽水机效应；放宽市场准入前，大型银行的集权式信贷管理模式导致大型银行县域网点成为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的主渠道，放宽市场准入后，大型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的业务下沉模式则有利于大型银行县域网点的本地信贷投放。分地区而言，经济发达县域银行网点的增设形成了市场内部的同质化竞争，引起农村资金净流出规模增加，而经济欠发达县域银行网点的增设则通过提升市场内部的差异化竞争，减少了信贷资金规模的净流出。

对此，第一，应引导不同类型银行形成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力图形成“多层次，有主导，广覆盖”的市场格局。由于资金、技术和市场定位的差异，不同的银行不可能在不同的农村金融市场上达到相同的贷款水平。根据“最优金融结构”论，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结构更适合向农村经济主体提供贷款。对本地法人银行而言，一方面，提高信贷支农的政策要求，例如 2019 年 1 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要求新增贷款用于当地的比例大于等于 70%，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占比逐年上升至超过 80%，另一方面，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较高的门槛限制不利于吸引资本流向农村地区。以 2006 年准入的村镇银行为例，其发起人制度限定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10%，弱化了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的积极性。对大型银行而言，自身资本实力雄厚且占有政策优势，根据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要求，应简化决策过程，下沉业务资源，下放决策权限。

第二，不同地区金融供给主体结构的选择应以适应地区经济需求为依据。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宜选择需求追随型金融供给模式，这些地区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市场竞争对微观主体经济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宜选择供给领先型金融供给模式。在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太充分的条件下，逐步增加地方法人银行和大型银行的县域物理网点甚至线上网点，培育金融市场及完善金融体系。

第三，农村资金外流不只与县域银行网点布局有关，归根结底还是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问题。金融当局和地方政府应主动承担农村金融市场的拓荒成本，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农村信贷风

险适度转移分散等金融优惠政策及农业产业优惠政策引导农村资金回流。健全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有条件地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利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最终扩大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水平。

参考文献:

[1]汪小亚,黄迈. 乡村振兴中农商行之担当[J]. 中国金融,2018(21):55-56.

[2]张杰. 改革中的中国金融组织空间结构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1996(5):1-11.

[3]贾春新,夏武勇,张凯. 银行分支机构、国有银行竞争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08(2):7-14.

[4]白澄宇,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并举——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研读笔记[N]. 中华合作时报,2017-2-10(B01).

[5] BOYREAU-DEBRAY G, WEI S. Can China grow faster? A diagnosis on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domestic capital market[R]. World Bank Report, 2005, No. 31973-CHA.

[6]田杰.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外流与乡村振兴[J]. 财经科学,2020(1):29-41.

[7]GOURINCHAS P, JEANNE O. Capital flow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llocation puzzl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3(4):1484-1515.

[8]LOTHIAN J R. Institutions,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6(3): 358-369.

[9]姚晓明,朱晟君. 银行业空间演化与企业信贷[J]. 地理科学,2019(2):294-304.

[10]王守坤. 中国各省区资本流动能力再检验:基于广义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J]. 经济评论,2014(4):68-84.

[11]周振,伍振军,孔祥智. 中国农村资金净流出的机理、规模与趋势:1978—2012 年[J]. 管理世界,2015(1):63-74.

[12] YILDIRIM H S, PHILIPPATOS G C. Efficiency of banks: Recent evidence from the transition economics of European [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2007(2):123-143.

[13] JAYARATNE J, STRAHAN P STRAHAN. Entry restrictions, industry evolution, and dynamic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ommercial banking [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8(1):239-273.

[14]王雪,何广文.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解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9(4):55-72.

[15] DEHEJIA R, LLERAS-MUNEY A.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athways of growth: State branching and deposit insurance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40 [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7(2): 239-271.

[16]王修华,赵亚雄,付盼盼. 金融渗透、资金流动与多位贫困——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J]. 当代财经,2019(6):47-58.

[17]吴雨,彭嫦燕,秦芳. 正地区银行发展对家庭正规信贷约束缓解的不均衡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评论 2018(2):119-132.

[18]谭燕芝,刘璇,赵迪. 农村金融网点扩张与县域资金外流——基于 2005—2012 年县域经验证据[J]. 中国经济问题,2018(3):72-82.

[19]顾宁,余孟阳.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路径识别[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9):58-64.

[20]曹雷. 新时期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效果评估:基于总体的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2016(7):61-67.

[21]程郁. 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回流的政策性机制研究[J]. 经济纵横,2019(11):58-69.

[22]莫媛,周月书. 县域银行网点布局的空间效应——理解农村金融资源不平衡的一个视角[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5):123-136.

[23]汪小亚. 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研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24]晏宗新. 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分析——基于监管偏好于反管制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09(12):115-126.

[25]谭燕芝，陈彬，天龙鹏，黄向阳. 什么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农村金融排斥难题——基于 2010 年中部六省 667 县(区)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评论，2014(1)：25 - 37.
[26] PATRICK H 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6(2): 174 - 189.
[27]林毅夫，姜烨. 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2006(1)：7 - 22.
[28]余壮雄，杨扬. 市场向西、政治向东——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方向的测算[J]. 管理世界，2014(6)：53 - 64.
[29]黄惠春，杨军. 县域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与农村信用社绩效关系检验——基于 GMM 动态面板模型[J]. 中国农村经济，2011(9)：63 - 71.
[30] BOND S, BOWSHER C, WINDMEIJER F. Criterion - based inference for GMM in Autoregressive Panel Data Models [J]. Economics Letters, 2001(3): 379 - 388.
[31]褚保金，莫媛. 金融市场分割下的县域农村资本流动——基于江苏省 39 个县(市)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1(1)：88 - 97.
[32]孙勇. 跨区扩张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基于效率视角[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2)：38 - 43.
[33]张强，陶江，吴敏. 中国商业银行网点布局绩效研究——基于主要商业银行的比较[J]. 金融研究，2012(5)：123 - 135.

County Bank Outlets Layout and Rural Credit Capital Flow

MO Yuan[1,2], SHEN Kun-rong[1]
(1.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access system change, tak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dopts the systematic generalized moment method to stud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county bank outlets layout on rural credit capital flow.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on the whole, the addition of bank outlets will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loan market,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net inflow of rural credit capital. By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additional outlets by local corporate banks is beneficial to expanding local market share and restraining the outflow of local capital; the joint-stock banks tend to transfer local capital through new outlets on the basis of profit-seeking motiv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dditional outlets in large banks under centralized credit management mode intensifies the net outflow of rural credit capital. However, when the new access policy was adopted in 2006, the establishment of additional outlets under the operating mode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financing division is conducive to the local investment of rural credit capital. By regional division, the increase of bank outlets in developed counties has resulted in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within the market, which has triggered the rural credit capital outflow, while that in underdeveloped counties has led to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on within the market and reduced the rural credit capital outflow.

Key Words: market access; bank outlets layout; rural financial market ; credit market